

大夏书系·教师教育精品译丛

给青年教师的15封信

教育家对话新任教师

(美) 乔纳森·考泽尔 (JONATHAN KOZOL) / 著

史亚娟 /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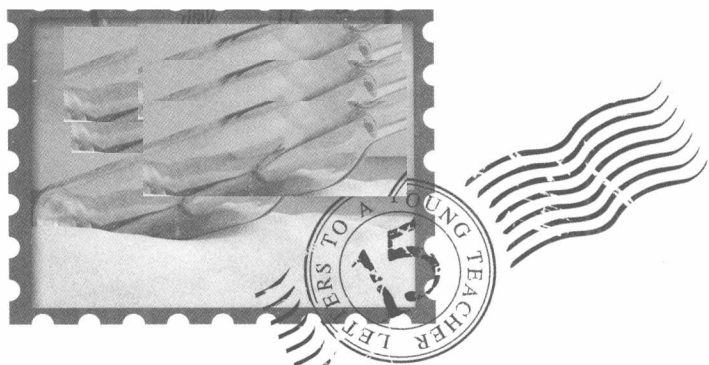


LETTERS TO
A YOUNG TEACHER

大夏书系·教师教育精品译丛

给青年教师的15封信

教育家对话新任教师



LETTERS TO
A YOUNG TEACHER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给青年教师的 15 封信: 教育家对话新任教师/(美)考泽尔(Kozol, J.)
著; 史亚娟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10

ISBN 978 - 7 - 5617 - 7305 - 5

I. ①给... II. ①考... ②史... III. ①考泽尔, J. —书信集
②教师—工作—文集 IV. ①K837. 125. 46 ②G451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97480 号

大夏书系·教师教育精品译丛

给青年教师的 15 封信

——教育家对话新任教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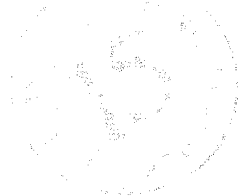
撰 著 (美)乔纳森·考泽尔
译 者 史亚娟
策划编辑 金洪芹
封面设计 视界创意
责任印制 殷艳红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话总机 021 - 62450163
传 真 021 - 62572105
网 址 www. ecnupress. com. cn

印 刷 者 北京振兴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 980 16 开
印 张 11. 75
字 数 115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一次
印 数 6 000
书 号 ISBN 978 - 7 - 5617 - 7305 - 5/G · 4212
定 价 25. 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 - 62865537 联系)



前言

Introduction

本书中的这些信是我写给一位名叫弗朗西丝卡的新任教师的，她到波士顿一所学校任教后，很快就和许多教师一样，开始给我写信，邀请我去听课。

我力求把多位教师（有的我亲自听过他们的课，有的和弗朗西丝卡一样出于友好的冲动给我写过信）的经历融入到我对弗朗西丝卡这一人物的塑造上，不断丰富本书，尽量把他们提出的所有问题都囊括进去。我在文中有意忽略了弗朗西丝卡生活、工作中的一些细节，如个人履历以及时间安排等等，这些可能会侵犯她的个人隐私，而且我认为提到这些对她也有失公正。

不过，弗朗西丝卡的确是个真实可爱的年轻人，对教育有着敏锐的观察，在我们的交谈及通信往来中，她不仅聪明睿智，有时还有点儿唐突冒失、爱刨根问底儿。她的一些问题使我不得不回顾自己的教育生涯，挖掘那些几乎被遗忘了的记忆。偶尔，这也促使我换个方式讲述自己40年来写作的儿童教育书籍中的某些事件或观点。非常感谢弗朗西丝卡一直激励我和她分享这些记忆，即使它们有时会让痛苦地想到自己曾有过的失误——有些是作为一名教师在教室里的失误，还有些是近年来我在抵制我认为对学生不利的公共政策或措施的过程中留下的。

总之，我要向她致谢，她让我感到自己在她的课堂上是一个受欢迎的人。她喜欢直言自我面临的挑战，这使我最为切近地感受到一些教师在日常生活中的所思所感——这些教师和弗朗西丝卡一样，选择把自己的活力、精神和崇高的道德理想奉献给儿童教育。

2007年4月

于柏费尔德，马萨诸塞

目录 contents

前 言 1

第①封信

生活在孩子们中间 1

第②封信

“化学反应”

——初为人师的日子 6

第③封信

谈谈“职业行为”

——如何与家长交往 15

第④封信

像老人一样铭记

——意在提醒 23

第 5 封信

野花 31

第 6 封信

小风笛手

——关于声称不喜欢教师的孩子 41

第 7 封信

眼泪流出来 50

第 8 封信

当心行话工厂 60

第 9 封信

美与快乐

——“动啦”、“晃啦”、“掉啦” 69

第 10 封信

玩不玩令人痛苦的游戏 77

第 ① 封信

一种危险理念 92

第 ② 封信

向儿童撒谎就是犯罪 104

第 ③ 封信

失落的童真

——更多关于中学教育的思考 118

第 ④ 封信

教师：见证者 130

第 ⑤ 封信

希望的种子，活力的源泉 141

尾 声 该说再见了 1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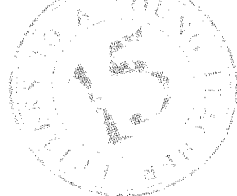
后 记 回顾与弗朗西丝卡的谈话 163

附录一 制作绿色彩泥 167

附录二 联系我们 169

致 谢 171

译后记 173



第 1 封信

生活在孩子们中间

亲爱的弗朗西丝卡：

很高兴你写信给我，过了两周才回信，很抱歉。前半个月我一直在其他城市的学校走访，直到今晚才有机会认真阅读你的来信。

对于你的问题，我的答复是我很愿意到你的课堂上去，非常高兴受到你的邀请。请你放心，不用想自己这样做是否冒昧。或许你有些怀疑，但其实我很喜欢倾听其他教师的意见，他们中许多人让我备感亲切，尤其是那些和孩子们朝夕相处的小学老师们，因为我也曾是一名小学老师。我认为教书是一个美好的职业，小学教师做了一件生命里最美好的事情：在孩子们的求知欲和好奇心最为旺盛的季节，把欢乐和美好、神秘和顽皮的愉悦送到他们心中。

有时我走访某所学校，有上大学时曾和我缘悭一面的教师，或过去曾和我有过短期通信联系的教师，抑或从未谋面、只是读过我的书的老师，感觉她们和我很熟，见我在走廊里站着，就径直走过来说：“到我课堂上来看看吧。”有时她们根本不给我任何选择，就把我拉进教室。一进教室，就问我是否愿意为学生们上节课或是有什么问题需要问她的学生们，这通常会

我很难为情。

我也很高兴老师们要求我做这些事，但是一开始我几乎总是把事情搞砸了，因为我做过很多年教师，常常问一种问题，这些问题让所有孩子从椅子上跳起来的同时也大声喊出来。6岁的孩子，当他们激动起来的时候，如你在信中所说的，“和他们的椅子只有着理论上的联系”。他们会做最离谱的“体操”以确保你注意到他们。一个坐在我正对面的小女孩在我面前摆弄着手指，从椅子上探出半个身子来，似乎我再不叫她的名字她的手指就要戳进我的眼睛，同时发出最令人心碎的声音——“哦！哦！哦！哦！”——唯恐我没注意到她坐在那儿。于是，我终于叫到了她的名字，而这时候，多数情况下她已经忘了我的问题，只是甜甜地、困惑地抬头看着我问：“什么？”这说明她根本没想好要说什么，她只是想让我注意到她的存在。

这时，教师通常会出来为我解围。她双手抱在胸前，看全班同学一眼，那是一种教师们运用自如的目光，转眼之间，全班同学就变得井然有序、彬彬有礼了。

这是很没面子的事，但我觉得也是一种很不错的感觉，尤其对那些教育类书籍的作者而言——重新回到教室里，像日复一日地站在那里的教师们一样，用这种方式使自己回想起一名教师的真实工作情况。和许多人一样，每一位教育作家、每一位想成为教育专家的人以及每一位行政官员，都容易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来思考工作在公立学校第一线的教师们的“缺点”。有时我想他们很有必要每年都深入到某个班级中去，亲自上课，不仅是在摄像机镜头前站上一个小时，而是花上一天的时间，真正体会一下教师们的生活。这样做至少可以让许多人

谈到教师时那种极不尊重的语气有所缓和。

围绕教育所展开的广泛而激烈的论争充斥着新闻报道和学术期刊，但是其中很少听到教师的声音。在近40年的写作生涯中，我一直努力把这种论争从遥远的、权威的、抽象的国度——“授权”、“批准”、“奖励”、“业绩标准”等等诸如此类的大量术语——带回到小范围、更加具体的世界中来，这里有彩色粉笔、粉笔擦、削笔刀、微不足道的争执，有时还有泪水和无法抑制、极具感染力的欢乐，事实上，那是一位真正的教师和她的学生们在日常生活中共同营造的快乐。

我在走访一些所谓的先进教育院校时，注意到一些极具天赋的教师和她的学生之间所形成的那种奇妙而默契的情感关系很少能够传达给那些即将走进教室的人，对此我常常颇感失望。这些学校中很多教育工作已经被那些几乎对课堂教学一无所知的人糟蹋殆尽，这是一些乏味而机械的技术型人才，常为“熟练”、“高效”之类的功利目的所驱动。与合作社区的需要和期待保持高度一致的州成绩责任制^①，对教育院校的主导作用越来越大，日益影响着未来的教育工作者对两个根本问题的理解：教育的真义是什么？教育的目的是什么？

但是，教师们，尤其是年幼的孩子们的教师，不是跨国公司的雇员或者是部队的教官，永远不应该让他们那样看待自己。我认为他们有着更为高尚的使命。教师中的佼佼者不仅是技艺娴熟的技术人员，他们也是天真单纯的思想传播者，是稚嫩理想的实践者。他们坚决拒绝把自己的学生视为商界未来的经济

^① 成绩责任制 (accountability)，指根据学生考试的分数来决定学校基金分配及教师工资的做法。——译者注

实体（这些实体已经够多）；拒绝把学生视为美国经济社会的小型“资产”，不认为教师的任务是如当今社会期望的那样使这些“资产”“增值”——这却恰恰是当下教育政策方面的专家大力倡导的。这些教师深信，每一个走进教室、被托付给他们的孩子都有着独有的内在价值，有待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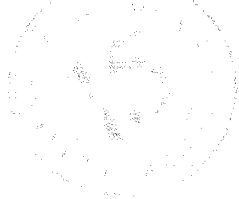
近年来，许多让学校政策变得僵化、教条化的专家，眼睛盯着数字和“投入产出比”，似乎并没有意识到儿童幼小的心智所具有的内在价值，尤其是那些“后进”孩子身上的。这些人中似乎很少有人非常熟悉孩子们的的生活，并对之极尽可能地迟钝，他们中许多人令人望而生畏，因为至少就我的个人经验而言，他们是一些性格相当孤僻的人，缺乏可爱或幽默的个性，坦率地说，孩子们和他们在一起得不到多少乐趣。

他们说话的语气总是略带一丝威吓的意味，一种被埃瑞克·埃瑞克森称为“具有破坏力的良心”的极度自负，大家也许并不陌生。他们在政策研究所或政府职位上待的时间越长，对于儿童生活的鲜活记忆似乎就越少。孩子们生活在属于自己的微不足道的世界里，他们局促不安地扭动着身体，他们有着脆弱的性格，有折断的铅笔头，以及老师走过来弯下腰靠着课桌看看他们为什么哭时看到的那张微微上翘的脸。

我猜想咱们以后可能会多次回到这个话题的。现在我只想说，对于你到波士顿教书的事，我感到非常非常高兴，因为这意味着我无须提前做计划，随时都可以走访你的班级。来信中提到如果我哪天过去，不用提前通知你，谢谢。你知道，你现在任职的这个社区正是我初次登上讲台的地方，所以肯定不用向你问路的！

我保证会尽快到你那里去的。同时，我也希望这几周对你来说没那么可怕。你说你喜欢现在的校长，她对你非常友好。工作伊始，那就是很大的成功。我确信此后还会有更多成就等着你。尽管你说自己每天早上去学校的路上总是忐忑不安，但还要尽可能地去享受和孩子们一起生活的这第一个月。

终有一天这一切将成为珍贵的回忆。



第 2 封信

“化学反应”

——初为人师的日子

亲爱的弗朗西丝卡：

你问我在公立学校教书的第一天有何感受。

老实说，我非常害怕，我想甚至比你现在还要怕，因为我没有为做老师做任何准备。在此之前，我先是进入哈佛大学学习文学，然后在英国做短期的罗德学者（Rhodes Scholar），接下来又去了巴黎，和生活在那里的老一辈作家们一起学习写作。

1964 年，我回到美国，决定到公立学校任教。那时我对教学一无所知，从未学习过任何教育课程。但波士顿公立学校的领导似乎并不介意我在资历方面的欠缺，因为他们急需愿意到波士顿教书的人，所以我的申请没有任何悬念就通过了。

不到三个礼拜，我就被安排到罗克斯伯里的一所学校教小学四年级。学校看上去十分破旧，拥挤不堪，甚至让人感到几分恐惧。我的学生们甚至不能单独拥有一间教室，不得不和其他学生共用一个没做任何分隔的礼堂，和我们同处一室的有四年级另一个班的 35 名同学、一个合唱队、一个缝纫班和一个剧组，组员们几乎整个秋天都在排练一出圣诞剧，但不知为什么一直没能上演。

那个秋天一个有风的午后，我们这个轮番使用的教室一扇

久已破损的窗框掉了下来。在窗玻璃朝着坐在它正下方的孩子头上砸下去时，我就近接住了它。有些孩子似乎已接受了这种恶劣的条件，至少从表面上看去他们不觉得该对此进行质疑。其他学生则不愿消极，被动地接受如此轻慢，他们似乎对校长和许多教师充满敌意，并且一触即发。当这些孩子最终爆发的时候，他们被带到了学校的地下室，学校安排一位年纪稍长的教师对他们进行鞭答。他用的是一条藤条做的鞭子，为了使鞭子充分发挥威力，他先把鞭子放到醋里蘸一下。就在前一年，我班上的一个学生在被鞭打几次之后就住进了医院，结果他右手的食指扭曲变形，永远无法恢复。

第二年春天，校长安排我带另一个四年级的班，这个班有自己的教室，但是情况比我开始接的那个班还要糟，因为那一年他们在不停地换代课教师，我去之前，已经有 12 位教师来了，又走。

这些教师中最不幸的一位是一个情绪极易波动的老师，他没有教学经验，目光总是显得有些怪异和激动，人似乎很和蔼，但是他无法平息孩子们那压抑已久的愤怒。在一个寒冷的日子里，为了躲避朝他扔过来的黑板擦，他跳到了教室外壁炉的平台上，这是他犯的最糟糕的一个错误。一个孩子闩上了门，他被关在了外面。他用力撞门，大声警告这些孩子，但孩子们就不让他进来。另一位教师注意到这里的嘈杂，最后进到教室里来，见到那位老师脸涨得通红，跺着脚大喊，直到她打开门把他救出来才住口。

那是他在那个学校的最后一天。在随后的 10 天里 7 名教师来了又去。也就在那个当口，校长告诉我那年剩下来的时间将

由我带这个班。

你可以想象，我怀着多大的惊恐开始和孩子们一起生活。我知道他们已经出离愤怒了，对任何人都不信任——鉴于到那时为止学校给他们所造成的所有伤害，这样说是合情合理的。但我也知道，对我来说最要紧的不是怀疑自己，而是做一些事情，做一切能想到的事，给孩子们带去信心，让他们相信这是一个新的开始。

开始时事情并不容易。最初几天为了能让他们听到我说的话，我不得不使劲大声喊话以盖过他们说话的声音。我想他们对此十分吃惊，因为那一年一开始我曾经带过这个班上的一小部分学生，他们以前从未听我这样提高嗓门讲话。

一旦学生们安静一些，我就坐到讲桌上向他们承诺，告诉他们，他们再不会被抛弃了。我告诉他们，我会留下来。我不清楚为什么这些话使他们相信了我，他们无法接受别的老师的承诺。从那一刻起，我也真切地知道，为了活跃课堂气氛，让微笑重新回到这些表情阴郁的面孔上来，我已尽我所能，几乎使出了自己个性中所有的表演才能。

弗朗西丝卡，我不想让你误认为我马到成功。有太多关于“超级教师”的故事，他们总是深陷绝望之境，随即就奇迹般地起死回生。这些故事可以拍成好看的电影，但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以我个人为例，那个春天我没有创造任何奇迹。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一些孩子依然对我保持着抵制态度，直到那年年末，还有两三个孩子从未真正从内心接纳我。但我确实发现——我仍然无法理解这种情感关系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多数孩子似乎是信任我的。我认为，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看到